

賜書樓藏鈔本

梁公九諫

嘉慶丙寅

士礼居開雕

唐相梁公廟碑

朝散大夫上駙馬都尉知閩州事賜紫金魚袋范仲淹謨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
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岩岩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
躋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
矣公爲子極于孝爲臣極于忠忠孝之體揭若日月
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掾過太行山反瞻河陽
縣見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

之感動詩有陟陟岵陽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吁
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也公嘗以同府掾當使
絕域其母老病公曰柰何重大人之憂詣長史請代
行時史馬睚眦不可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
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時武衛將軍權善才右
監門范懷義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執奏不却
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策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

一樹而殺二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息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十萬人別開御道公頓首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焉遽命罷其役公又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止存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祠曰安

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猶正之而
況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遷豫
州會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司
輒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以理逆人不言則
有事陛下好生之德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或非本
心惟陛下矜焉救貸之流于九源郡道出寧州舊治
父老迎勞之曰我狄使君活汝輩也相攜哭於碑下
齋三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公則過焉斯人

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軍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以除亂臣彼脇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劒加于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右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公爲地官侍郎同知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

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
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史嘗抑公
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焉以首觸柱流血被
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
之上乎契丹陷冀州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
朔震動咸驅民保鄆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
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碑未幾入相請
罷說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

之饋輸論者韙之北狄再寇趙簡公出河北道元帥
狄退就命公安撫大使前爲突厥脇說者咸逃散山
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
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
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群臣
可否衆皆稱賀公退而不言則天曰無乃有異議乎
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得數百人及
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

唐德則天怒命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
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者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
又一日則天不豫公入門問疾則天曰有夢鸚鵡雙
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也相王廬陵王陛下
之翅也是可折乎三思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
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
之者乃召賜坐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武三思羣臣
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

則無復與卿相見矣公從容而進曰太子天下之本
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從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
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
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武
三思爲後如陛下何且姑之與姪孰近子之與母孰
親立廬陵王陛下萬歲之後永饗唐家血食立武三
思則古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之不敢愛死以奉制惟
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褰簾使廬陵王拜公公險

絕於地命左右起之以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乃社稷之臣也已而謂曰今日國老與汝作天子公哭奏曰還宮無儀孰知爲太子復置廬陵王于龍門發親王宗正相率百僚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志誠如雷霆之威不可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僑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齟齬必欲得真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

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
州司馬他日又問人于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近
簾外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
輩及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
實其知人深乎公之勲德不可備言有議論數十萬
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爲松柏不朽金石不柔受于
天馬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
而不下居相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

之氣乎誠性見乎事業當時優游縉紳之士危而不
持顛而不扶者何足道哉仲淹貶守番禺移舟徙郡
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故係之曰商有三仁弗
救其滅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
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
而孤騫慙大川之獨航金可革而公不可革孰爲乎
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
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豈孰能當

梁公九諫序

唐中宗皇帝姓李諱哲高宗皇帝之子母曰則天順聖皇后姓武氏先是高宗在位歲久多苦風疾不能視朝百司奏事皆委則天詳決則天素多計智兼涉文史自此內輔國政威勢與帝無異當時稱二聖高宗崩中宗即位未及一月爲裴炎所譖廢爲廬陵王貶均州明年又徙房州則天女主冠冕法服臨御以治天下改唐稱周二十年于是悉封諸武爲王殺唐

之子孫殆盡堅欲傳位與姪武三思當時之時諸武之勢焰如烈火李唐之族冷如寒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且中宗豈有復返者乎且不死爲幸爾賴我梁公貞社稷之臣捨死不顧直言極諫屢以母子性天之道爲言使則天感悟遂遣使往房州召還立爲皇太子故中宗得復帝位而唐祚不移者皆梁公之力也昔呂溫頌曰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飛忠心與日月同明本傳與天地同其久然而世

有梁公九諫詞者即趙岐所謂外堂也傳述既久舊本多謬與本傳互有同異觀者不能無憾今三復叅考訂其訛而補其闕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倘博古君子別求明本而正諸不亦宜乎

第一諫

則天皇帝臨御廢東宮太子爲廬陵王遂貶房州千里却立武三思爲儲君一日會朝問諸卿等意是如
何諸大臣盡皆拜舞謝勅山呼萬歲皆稱賀得人矣